

昨日書香

新文學考據與版本敘說

龔明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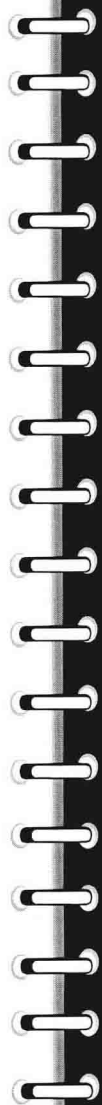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昨日書香

——新文學考據與版本敘說

龔明德◎著



昨日書香：新文學考據與版本敘說 / 龔明德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0.03

面；公分. -- (語言文學類；PG0342)

BOD 版

ISBN 978-986-221-415-2 (平裝)

1. 中國當代文學 2. 考據學 3. 版本學

4. 文學評論

820.908

99002635



語言文學類 PG0342

昨日書香 ——新文學考據與版本敘說

作 者 / 龔明德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 鮑婉琳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10 年 3 月 BOD 一版

定價：30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諾阿，諾阿——芳香的舊書（代序一）

張阿泉

龔明德教授特別喜歡舊書，認為新書的底蘊比起舊書來，要差很遠。我們曾多次一起討論「舊書比新書好」這個話題。

把零散的討論內容歸納一下，「舊書的好處」當有以下五點。

其一，價格便宜，幾十塊錢一般能買一大摞成色十足的舊書。

其二，搜淘舊書的過程如同掘金探寶，一旦有所斬獲，則可獲得巨大的滿足感與發現之樂。

其三，舊書都是有歷史的、有閱歷的，多殘破古舊，留下了時代風尚、歲月磨損之痕，可以讓人恍然進入「時光隧道」，重返過去，過足懷舊之癮。

其四，有不少好書絕版既久，尋覓頗難，只能到具有「回收功能」的舊書店或跳蚤冷攤碰運氣，有時候經常不費功夫便「妙手偶拾」，遭遇到夢寐已久的逸品。

其五，已經進入「深閱讀」的人，譬如做主題研究、做考據或寫書話，需要「弄清楚」許多細微的流變和史實，這就更得時時把自己當成拾荒匠，下功夫搜齊某一本書的各種不同版本（特別是初版本），以便反覆進行參閱彙校，從中理出暗埋的線索和評談的掌故，進而寫出有識見有趣味的文章。龔明德教授關於亞

米契斯《愛的教育》的長篇研究文章、挑《新華字典》瑕疵的系列糾謬文章，都建立在一大堆舊書的「版本收藏」之上。

像法國哲學家薩特「把書當成唯一的宗教」一樣，龔明德教授「自主讀書四十年」，其收書段位定在「中國新文學」，最青睞「稀見的民國版子」（「民國版子」是他最常說的一句口頭禪），這就注定他浮生苦戀廝磨的使命，是「為舊書招魂」。

自一九八三年夏入住成都至今，龔明德教授長久輾轉在成都賣舊書的攤肆之間，悉心揀存了不少「書黃紙冷」，他大部分工資、獎金外加「出賣文章」得來的散碎銀兩，全都投在了「一擲千金」的舊書購存上。而與此相反的，是其日常生活的粗樸，一直保持著布衣粗食的農耕文明習慣。

流沙河先生有一篇著名的短文叫《願做職業讀書人》，龔明德教授即是最標準的「職業讀書人」，以愛書為打工掙錢之外的最大職業，心無旁騖，「只為書狂」。

聞名中國讀書界的六場絕緣齋，是一座富集著中國新文學珍稀書刊資料的金礦，礦長就是龔明德教授。這一處普通的出版社職工宿舍幾乎沒有裝修過，光線偏暗，環壁及客廳中間皆書牆，室內瀰漫著濃郁的古舊書報刊散發出來的特有味兒。巡視架上藏書，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就是魯迅、胡適、巴金、沙汀、艾蕪、老舍、茅盾、丁玲、章衣萍、徐志摩、林徽因、陳西滢、凌叔華等一大批中國現當代作家的著作和相關研究專著，都分別闢出獨立單元，做成「書以人聚」、「集大成」的專題收藏，聚攏了力所能得的各種版本。

這種專題型藏書方式，源於龔明德教授的治學理念。他格外強調原典紙閱讀，閱讀和引證的書籍資料全都是第一手的，言必

有據，不道聽途說。這種研究方法顯然是有些笨拙，不夠聰明機巧，但卻是最牢靠、最扎實、最見功力的治學正道。龔氏品牌的責編圖書、中國新文學系列考索文札乃至具有拓荒性質的名著版本研究，都是採取這般手工作坊式的實法子打磨淘礪出來的真東西。

我是多次造訪過六場絕緣齋的人，所以有機會深嗅書香，得以與齋主一同外出淘書或安坐齋內吃茶談書。常常是，我們在炎熱的天氣裏拎書倦歸，進了齋門，就趕緊脫去外衣，只穿薄短褲，裸躺在平鋪於水泥地面的竹席之上，一邊納涼，一邊翻書、拆信或啜茶，臉上露出滿足醺然的神情。龔明德教授喜歡喝新鮮的綠茶，慣用通明的、厚而高的玻璃杯子，因為這樣能看到綠茶在白開水中綻開美妙的葉片，可以邊欣賞邊品味。

有時，龔明德教授也喜歡蜷到竹椅或籐椅裏小憩、閱讀，習慣於雙腿下墊一把小方凳子，把雙腿完全放平伸直，以解疲乏。他把這件最廉價的自愛行為，戲稱為「腐敗」，每次找凳子墊腿時，都要說：「讓我腐敗一下。」

多年以前，我曾在成都的古玩市場淘到一幅極精緻的竹刻名聯，即「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我把上聯「室雅何須大」竹刻贈與了六場絕緣齋，把下聯「花香不在多」竹刻帶回了泉齋，暗示著南北兩齋「竹聯璧合」的遙相呼應。說來兩齋也多有默契之處，譬如六場絕緣齋裏有一盞鐵皮燈罩、變形螺旋燈頸的老式樣舊臺燈，而泉齋也早就搜到這樣一盞老檯燈，除顏色略有差別外，其他幾乎一模一樣。

龔明德教授既是我的仁兄、摯友，也是我的採訪與研究對象，當然這種採訪與研究是長期的、深入的、隨時隨地的、不露

痕迹的、下意識的。新聞記者多追捧「天邊的大師」，豈不知「身邊的大師」更值得關注和養護。我在二〇〇九年一月應邀為龔明德教授新著《有些事，要弄清楚》所作的序言《書香聖地——成都市玉林北街三十四號》，即比較集中地釋放了十幾年來我對六場絕緣齋及其齋主的追蹤考察與體悟。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一日，我在成都百花潭公園內的慧園與流沙河、龔明德、張歎鳳、冉雲飛幾位先生一起參加內蒙古教育出版社《紙閱讀文庫》之「原創隨筆系列（第一輯）」成都首發暨研討活動，在活動現場，拿到龔明德教授贈我的毛邊本《有些事，要弄清楚》，他在扉頁題了這樣一句話：「此書的序言可謂對我的一次深度清理，更是我們情感型互動理解的有力佐證。」

受龔明德教授影響，我也「近墨者墨」（吳鴻語），藏書走向開始大幅度向舊書偏移、靠攏。任何一片回收和販賣舊書的鋪面，均是我們癡迷不已的琅嬛勝地。把精挑細選、鳳毛麟角的舊書搬回家，不斷填充到插架裏，我們的書齋就有了生長，我們的生命就有了提純。遠遠地閉望一眼巍峨的、森林一樣的書牆，心裏就已滿是安寧爽朗，更別說晴窗燈下無限愜意的閱讀了！

記得法國畫家高更寫過一本小書《諾阿，諾阿——芳香的土地》，記錄他在南太平洋塔西提島經歷的一段生活。「諾阿」是塔西提島上的毛利人語言，意思是「好香」。我覺得用「諾阿」這個詞來形容舊書，也非常合適。我們貪吸舊書舊報舊刊的味兒，正如同毛利人貪吸泥土和海洋的氣味、蒙古人貪吸草原和牛馬的氣味、鄂倫春人貪吸野驢和山雞的氣味。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日母親節安靜寫於內蒙古大學桃李湖畔

最後的文人——致龔明德先生（代序二）

眉睫

龔前輩：

先生來信囑晚生作序，實不敢當！當今之世，能有先生如此舉動，可謂鮮矣。自「解放」以來，學風日見其壞。不少「學人」出書，大都找「名師」、「大師」作序，以標榜自己的「成就」。而一群友朋，互相作序題跋，以求切磋的傳統，倒漸漸失去了。至於像先生這等找晚生作序，在時下只怕「駭人聽聞」了。晚生不敢為「駭人聽聞」之事，以觸怒眾「清流」。此其一。

讀先生的《昨日書香——新文學考據與版本敘說》，都是關於民國文人的。這些都是我所感興趣的。尤其是看到這一連串比較陌生的名字，如野夫、葉伯和、章衣萍、何植三、蓼子、梅痕等，我見到他們真是含著眼淚的。因為我對於這些文人都是有著同情心的。我從不懷疑一些無名文人在藝術上的執著追求，也從不懷疑他們具有文人的風骨。他們只是因為現實的種種原因，被埋沒了；甚至在當時，就已經因人為或偶然性的因素被埋沒了。我是一個沒有主流或正統文學史觀的人，只信奉「一個人的文學史」。於你而言，這個文人可以進入你的閱讀視

野，這個人有流傳價值，你撰文播揚即可，無需還談什麼他的「文學史地位」。文學的傳播、文化的流傳，不是依靠所謂官方、主流、正統的文學史來完成的，而是依靠各個「一個人的文學史」來推動。據說，陶淵明、杜甫生前名聲都不彰顯，倒是改朝換代過了數百年以後，有少量的「一個人」的推崇，方才進入眾多讀書人的視野。我相信，在陶、杜二人盛名聞天下之前，肯定有少量的「一個人」在默默地欣賞、傳閱並播揚他們的詩文的。先生所做的工作，正是我所說的「一個人的文學史」的整理研究工作——無論先生所研究的這些文人是否真的會流傳後世。面對這些文人，我心懷敬意；面對先生的大著，我心懷嚮往之心。目今囑晚生「作序」，未免顯得對這一群文人的不夠尊重。此其二。

民國文人大多既有傳統文人的精神、意趣，又有公共知識份子的胸襟和視野。而當下所謂文化人，大多既無文人風骨，又無公共知識份子抱負，成為一技一隅之「專業技術人員」。這既是文人精神的喪失，又是時代使然。我們生活在一個思想禁錮、日益邊緣化的時代裏，還能做些什麼呢？這些讓我深深感到，民國文人是最後的文人，是最後的真正的文人。現今，我們只不過是在尋覓他們曾經留下的一串串腳印和一個個影子而已！先生走在前面，我才剛剛上路，我還隱約見到了許多先行者，於是我從心底感到了一股勇氣在上升。然而，失去了「文人之魂」的一群如我等，如何可以為先生之大著寫所謂傳統文人所重視的「序」呢？此其三。

以上算是報告一些人生的心得、感受，我不知道有多少讀書人，與我一樣懷著這樣的心境在生活、生存著的。現在，說出來與先生交流，懇請先生教我。

敬祝

夏安

後學：眉睫 敬上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二日，時為二十五周歲生日

目次

諾阿，諾阿——芳香的舊書（代序一）／張阿泉	i
最後的文人——致龔明德先生（代序二）／眉睫	v
《愛的教育》在中國	1
累遭誤解的《玉君》	17
比《女神》更早的《詩歌集》	35
魯迅與《情書一束》	41
「懶人的春天」和《枕上隨筆》	51
葉聖陶《倪煥之》的版本	59
何植三及其《農家的草紫》	67
留給世人的「美麗的花朵」	73
梅痕女士的《遺贈》	83
李長之《魯迅批判》話往	93
沈旭和《黎明前奏曲》	99
趙景深的文壇實錄	105
李霽野譯《簡愛》與魯迅有關？	115

李霽野譯《簡愛》之民國版	123
七十年前的《工作》	129
「戰時小叢刊」和「戰時小叢書」	139
暢銷的抗戰詞集《中興鼓吹》	147
野夫《木刻手冊》三版本	153
宋雲彬輯《魯迅語錄》出書前後	163
艾蕪《文學手冊》的版本	169
張恨水《八十一夢》的版本	177
寫於昆明和成都的《經典常談》	185
「屬於往日」的《山水》	193
夏衍《芳草天涯》敘往	207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問世前後	217
唐弢注魯迅《門外文談》的版本	229
後記	235

《愛的教育》在中國

《愛的教育》的原始文種為義大利文，原書名是《Coure》，中文音譯是《考萊》，中文意譯該是《心》或《真心》，也有譯成《愛的學校》和《一個義大利小學生的日記》的，最終以夏丏尊譯《愛的教育》為定名。

作者 Edmondo De Amicis，全音譯成中文可以作「埃德曼多·德·亞米契斯」。中國譯界都大多只簡譯出作者姓氏，分別譯為各小有不同的「阿米齊斯」、「亞米齊斯」、「亞彌契斯」等，最終仍以夏丏尊譯的「亞米契斯」為通譯，沿用至今。

亞米契斯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一九〇八年三月十二日去世。《愛的教育》是一八八六年在義大利公開出版的，深受義大利教育界的歡迎，幾乎是在校學生人手一冊，達到了家喻戶曉的普及程度。

到一九〇四年，原文版《愛的教育》在僅有兩三千萬人口的義大利已重印近百次，而且先後有大量的外文譯本出現，成為廣受全世界歡迎的文學名著。就在義大利原文版《愛的教育》重版近百次後的第五個年頭即一九〇九年二月，商務印書館創辦的《教育雜誌》月刊自創刊號起，到次年的第一期，連載了一部「天笑生」的「教育小說」《馨兒就學記》。這部名曰創作即「著」的小說，其實是意譯、縮編和改寫了的普及兒童讀物，依據的就是日本文譯本《愛的教育》。可以肯定地說，「天笑生」所「著」的這部「教育小說」《馨兒就學記》是中國最早的《愛的教育》「譯

本」把天笑生的《馨兒就學記》當作「譯本」，有點勉強，加上引號，表明的便是這個意思。「天笑生」即著名的中國新文學通俗小說大家包天笑，他接觸亞米契斯《愛的教育》時剛三十歲出頭。包天笑除了十六七歲在家中私塾設帳授徒外，這回他在山東青州府中學堂又擔任了校長，當年稱之為「監督」。對本職行當的熱切關注使包天笑一見到《愛的教育》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立即動手「翻譯」。

沒有找到包天笑當時的有關自述，在其晚年所撰《釧影樓回憶錄》一書中，他是如此回憶的：「這時我每從青州回蘇州，或從蘇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經上海。到上海後，必到虹口的日本書店，搜尋可譯的日文書，往往擁取四五冊以歸，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譯歐西各國文學者，我便在此中選取資料了。於是第一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苦兒流浪記》，第二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馨兒就學記》，第三部給《教育雜誌》的是《棄石埋石記》。」由於年老健忘，加之時間久遠，在將書名《埋石棄石記》誤為《棄石埋石記》的同時，包天笑還把給《教育雜誌》發表的第一部「教育小說」《馨兒就學記》當成了第二部。包天笑所「著」的三部「教育小說」中，《馨兒就學記》是最暢銷的一部，其單行本的發行量高達幾十萬冊。這個數目，在那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到一九四八年，單行本《馨兒就學記》已印至第十八版。

包天笑自己晚年曾回顧當年《馨兒就學記》暢銷的原因：「《馨兒就學記》何以銷數獨多呢？有幾個原因：一、那書的初版是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全國的小學正大為發展。二、那時的商務印書館，又正在那時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設立分館，銷行他們出版的教課書，最注重的又是國文。三、此書情文並茂，而

又是講的中國事，提倡舊道德，最適合十一二歲知識初開一般學生的口味。後來有好多高小學校，均以此為學生畢業的獎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時定價每冊只售三角五分。所以書到絕版止，當可有數十萬冊。」

何以將「日文書」轉譯為中文書，就成為「講的中國事」呢？包天笑解釋道：

《馨兒就學記》我是從日文轉譯得來的，日本人當時翻譯歐美小說，他們把書中的人名、習俗、文物、起居一切都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變為中國化。……有數節，全是我的創作，寫到我的家事了。

包天笑所言「我的家事」，最突出的莫過於被編入商務印書館的高小國文課本中的該書中描述清明掃墓的一節文字了，這節近千字的繪聲繪色的段落是《愛的教育》日譯本中所沒有的。原來，「馨兒」這個書中小主人公的名字是借用了包天笑一個兒子「可馨」的名字而來的。可馨活潑、聰明，極受包氏夫婦寵愛，當《馨兒就學記》編譯到一半時，可馨不幸因病夭折。為了悼念可愛的兒子，包天笑和淚插入了一段祭文。

原著《愛的教育》是採用日記體並使情節發展前後呼應相互連接的小說，但不宜像一些工具書將其定為「短篇小說集」。《愛的教育》共分十卷，每卷大多為十個故事，剛好共一百個故事。包天笑沒有全譯出來，他只編譯出約八萬字，而原著譯成中文應該有二十多萬字。《馨兒就學記》只有五十個故事，比原著少了一半，自然是精選的，那就更吸收讀者了。《馨兒就學記》使用的語言是淺顯的文言文，書中所有的地名、人名等都被換上了道

地的中國式的地名、人名，如學校就叫「明德小學堂」，作品中的人名改成土得鄉俗氣十足如「馨兒」，還有不少乾脆按照學堂的氛圍改為「張生」、「袁生」、「江生」等。書中的原義大利等外國地名、稱呼，在日譯本中早被「日本化」了，這回又統統被包天笑「改變為中國化」了。

《馨兒就學記》先在《教育雜誌》上連載，起於一九〇九年二月第一卷第一期即創刊號，止於一九一〇年二月第一卷第十三期，其中第一卷第二期缺載，實際共連續刊載十二期。庚戌年即一九一〇年八月由商務印書館以單行本初版發行，正三十二開，從頭至尾，密密麻麻地連排了一百六十九頁，無前言、後記之類的文字。

如前所述，《馨兒就學記》是一部暢銷書，產生的社會效益尤其令人滿意。所以，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久，時任教育部次長的袁觀瀾（希壽）就為《馨兒就學記》等包天笑「著」的三部「教育小說」頒了獎。照包天笑的分析，獲獎後的《馨兒就學記》就更好賣，往往有新生入校，學校都要成百成百地買來作為禮物送給學生；也有作為獎品，獎給獲獎學生和教師的。

查不到包天笑「譯」的《馨兒就學記》即《愛的教育》的縮編改寫本的準確印行實況，但從一九一〇年到這個世紀的四十年代末一直是在銷行，可以無疑。

就在「天笑生」即包天笑的《馨兒就學記》廣為流行的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三十五六歲的夏丏尊讀到了日譯本《愛的教育》，他又參照英譯本，較為忠實地翻譯出《愛的教育》，夏丏尊譯本的出現使我國有了第一個真正的中譯本《愛的教育》。